

卢煤 著

随笔 六十年



隨筆十年

盧燕

文如其人证平生

——《随笔六十年》序

张海鸥

认识卢煤同志，转眼六十年了。解放前，我俩曾分别在潮汕内地教书，同在潮汕、南山的报刊发表文章，还曾经“溜乌水”在泰国办报、搞教育工作，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行，说是跨世纪之交的老战友也是恰当的。

初识老卢，那是日寇侵华、战火漫天的40年代初。当时，国民党在经济、军事上开始全面崩溃，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秋。这个时候，潮汕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广大青年团结在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身于抗战救亡。我们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上窥苍天，下潜黄巢，大家什么都不怕，日夜为抗战而奔走呼号。我们唱着《在太行山上》、《迎向吹来的暴风雨》抒发救国激情，通过广交朋友扩大我们的队伍。认识卢煤前，我在家乡教书，他在小北山西麓的深洋中心小学任校长。由于我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而深洋又是个封建势力最顽固的乡村，乡长又是个反动家伙，而且当地还驻扎着国民党186师（我们贬其为“18贼输”），对卢的接长该校不明了其背景，我心里不无芥蒂，因此在联系上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认识是需要过程的。

卢兄比我大三岁，他在深洋学校时用了一个老成的名字叫卢植三。当时教师的服装行头，多是一条黄斜纹西装裤，一件衬衣，而他与人不同的是多了一枝司的克（手杖）。才二十出头的青年，

用这个名加上这样掩护身份的装扮，不外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的保护色罢了，真有他的窍术。我们经过接触，在赤寮青抗会组织救亡宣传活动和教师篮球比赛中，尤其是在报刊上写文章打交道中，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在1940年以后的日子里，《潮阳民国日报》、南山的《韩江日报》以及后来的《潮阳民报》副刊上，我们经常有文章碰头，他以辛苗、田非、辛芷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和随笔；当时地下党员方昌苏、张卓云（明汉）等人主编的副刊，都为我们提供了发表文章的篇幅，而我和卢煤也曾在峡山桃溪潮阳民国日报社的作者约谈会上不期而遇，一次热烈的拉手和朗然的欢笑，相互意会了，一笑释怀疑，心靠近了，原来都是一家，还是同蹲在文艺阵地上的战友呢。

卢兄是位勤耕不辍的文艺战士，触角灵敏，有深入群众的本事，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抒发大众的心声。当时的报纸宣传，没有今天这样的优越条件，工人靠双手捡字拼版，一台平板机用一条宽皮带带动，咔嚓咔嚓，吊颌歇喘地印刷，每天也仅仅印它千把份一大开张的报纸。当时报纸的纸张，最好的是福建、江西的连史纸或毛边纸，有时纸张紧缺，只得用粗厚的草纸印刷。但衡量报纸的质量主要还是看它的内容，而不在它的纸张。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报纸，其立场是反共的，但在全国坚持抗日的呼声下，一家报纸二个铺面的格局也使国民党无可奈何，电讯、社论都是国民党的喉舌，可是副刊这类文艺作品他就无法去防范周全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靠多写去占领其反动的版面。写作队伍是在无形中集结起来的，其中有昭彰（林坚文）、蓝君（黄大炎）、黄楚敏、疏紫（张明汉）、麦舟（马千）、原风（郑文凤）、三郎（范逊之）等。在这个写作群中，卢煤的杂感、随笔形成一种风格，

笔锋霜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笔触所指之处，都点在穴位上。如《士的三日观》、《英雄》、《嫉恶如仇》。其挑战式的质询和鞭挞均力透纸背，一种反问所产生的作用读后觉得十分解决问题。其杂文更如轰天雷积蓄力量于闪光之中，陈情说理则含蕴于人情法理之上。再看他的木刻创作，虽然刀法较为粗糙，但表现力度很强。我在《韩江日报·刺刀阵地》上，领略他当时的新作《纤夫》，印象甚深，它可算是极为罕见的潮汕木刻。那逆水行舟的拉纤者，那沉毅、坚定的苦斗精神，他的意境好象号召你共同迸发一股力量去完成一项事业似的。

卢兄还是能驾驭十八般武器的斗士，他的诗，情景并重，气韵豪纵。《熨斗》，是1944年初冬写的短诗，淋漓尽致的诗行，道出一个宽博深厚的内涵：它呵着气/象一匹奔跑了千里的战马/贪馋地咽着唾沫/蒸气吼突着/工整的书名诞生了/鲜红的火星也腾出来了/呵！今天我赶完七十里路/挑一担新书/在暴雨中走的。这九行诗写一个革命者在暴雨中护卫真理的行动和喜乐。不难见到，作者在大雨飘泼赶路的情景，书被淋湿了，但捍卫真理的战士用心保护着革命的火种。他用诗这个形式，连共产党刊物封面的形象“鲜红的火星”也写出来了！这是诗中的魂魄，读后所获得的教益，大大超乎诗行之上。

再如他在本书的《浑浪与鱼》一诗，也是九句，更令人叫绝。我曾为这九句而佩服他的勇敢。1942年5月中共南委受破坏，南方局决定潮汕地方党组织停止活动，全线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坚持斗争。而卢煤的这首诗见报了，他向同志们提起：恶浪也打进小河里了/隐着性子哟/沉到极暖极暖的深地，去/呼吸那泥土的气息吧/你，骄傲地昂着棕黑的头颅/在混浊的漩涡中浮晃/是轻浮而愚蠢的呵/岸边的渔夫/正扬起扑杀的网罢了。这么的战

斗艺术，能在敌人的腹地中打响，你说是机遇也行，是越过敌人封锁线而俨然上阵也行，其机智涵蓄的投枪，终归是文艺斗争的趣事。

我欣赏卢兄的杂文和散文，其特点是文如其人。他的生性沉毅寡言，但判断果决，每碰到一件事，在未考虑成熟之前则不轻易表态，当一看准了则说一是一，绝不含糊。他对某件事物的判断和决定，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下决心的。记得1949年在曼谷《中原报元旦特刊》上，他曾以我的名字发表了总结泰华文坛关于“此时此地”的争论，他的几句话就摊开了问题的焦点。他说：“后来有一些人……硬把‘此时此地’和‘面向祖国’分开来，经过争论之后，才承认我们过去的错误，是过份强调了小市民，以为既然华侨社会是商业社会，那么文艺就应该为小市民（特别是商人）服务，同时承认：‘从现实主义出发，此时此地的思想，正是与祖国的解放斗争的思想相连贯和合拍的……这有什么可割裂的地方呢！’”一场旷日持久、争论不休的笔战，终于见到端倪，明人快语，天空顿觉明朗了好多。

在这个集子中，作者收集了他六十年68篇文章，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写作的时代背景。他经历的时代，在种种高压之下，许多时候是不能直话直说的。作者要看政治环境，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才能把文章发表出来。他同敌人的战斗是一往无前的，战术，是巧妙的。近年，他读了我的《老年人的童话》后说：“当年我们写文章，一不图名，二不贪利，只是把自己的头颅绑在裤带上，象上战场一样连生命也不要地上路去。我们究竟为了什么，难道还不是为大众争一口气吗……。”这铮铮微言所显示出来的大义，这就是“灶仔”（我们对他的昵称）的性格。

另外，我还看到卢文纯朴和良善的个性：没有矫揉造作，更

不会文过饰非，真正地文如其人。表现在某个政治运动中，他明知坦白和忠诚的必要，也预计到它将招致无谓的吃亏，但他依然坚信组织上能理解他的言行和举止，于是他总象人们所说的“傻子”，一个从善如流的大傻子，把该说的都说了，他说，回忆起来，只有苦笑。

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在长期的极“左”思想路线肆虐、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厄的情况下，他也经历了几十年的不平等待遇，最后才于十一届三中全之后组织为他恢复了1939年3月入党的党籍。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经受了一次颤动，思潮滚滚，我反复求索：一个大半生摇笔杆的人，浑身正气，感情充沛，而所受的冤情竟又如此离奇，如果他对党的认识没有达到高度的境界，对党的事业没有基准的认识，能如此坚定吗？挨批判而自求解脱，爆发愤怒而求舒解，屡遭积怨而无须受人宽慰，更主要的是他在苍茫中所坚持的自信，“暮色苍茫看劲松”，真正表现出一个好人的形象。我想起韩愈的一句话：“仁义之人，其文灞如也。”意思是说要写好文章，首先必须加深自己的道德修养。卢煤同志当属这种人。由于他是恂恂道德的文人，因此他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辨是非，好文章便产生出来了。近年来，在他给我的信中，我始终感觉到他的这种锐气不减当年，诸如对于黄赌毒、某些腐败现象、以及某些文艺娱乐低级庸俗不堪，引发他对病态的憎恨和愤怒，但归结到最后一句话，还是辉煌成绩中暴露出来的斑点，在惊叹摇头之余还是抬起头来，说：“希望在前！”这是多难得的金玉之言啊！

我这篇文章该收笔了。老卢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能在新世纪光临之前结集出这本书，对老朋友以及他的亲人，是值得庆贺

的事，对他也是莫大的安慰。我不自量力为他这本沉实的作品写序，目的无它，只为老战友的道德文章作证，为他的历史行脚说句公道话，以印证我国传统的至理名言“文如其人”这四个大金字。情忝挚友，话虽唠叨，说说倒也感到堪值，心里充满安慰。

**风雨兼程六十载，仗剑天涯陌上行；
于苍茫处见自信，剜剜昭然证平生。**

2000年1月杪于粤垣天河东

自叙

今年，我的大儿子也退休了，多亏他在办完他母亲丧事准备返回珠海之前，还惦记着我的剪报和木刻，建议我出本书。他的弟妹们也都赞成，我自然也高兴。只可惜晚了些，老朋友走的多了，书出了也少得再有促膝共话当年喜怒哀乐的机缘了。

我深知编书和校对是件艰辛的工作，与看书不同。我现在看书就象在与老朋友聊天，或是睁着眼休息一样，可是编书校对就非全神贯注，动脑动手不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编校我的剪报不容易。那是因为先前写稿，都在做完了业务工作的夜间，一口气写成，那时不是凌晨也是深夜，已疲倦得没有心情再看，随手封进信筒，天亮就投邮去，发表了看到的就随时剪起，也没有好好查看有无错漏，随时修正过来，这就造成编校不容易。幸亏大儿是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从小爱好文艺。所以我对他说：“爸是不愧其少年之作的。剪报中诗和散文较多，就选那些吧。编校就要你包了！”他应声“好”，出书就这样定下来。

书名定为《随笔六十年》，那是同我的写作状况相一致的。我们那一代，有人说是“最纯洁的理想主义者”，回想起来，真有一点。我从教书之日起，就喜欢于夜间用自由之笔，随时记下些人事和心事。这次回头一看，那一大叠发黄或蛀蚀了的剪报，除了错漏，却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我自己言行的轨迹，实在也舍不得让它再这么全蛀掉了。现在按写作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再按地点的不同分成下面五个篇目。这就是：（1）成田木刻；（2）潮汕烽火；（3）港泰随笔；（4）归来岁月；（5）故人旧事。书也就分成五个部分。总之，算青年、中年、老年以及离休后各个时期都

有了。

“潮汕烽火”是抗战至二战结束我赴香港之前的作品。“港泰随笔”则是1945年10月乘轮赴香港，越年东纵北撤我就南撤到泰国那三年多的随笔。在泰国那三年，我思想没有什么制约，脑筋也灵，感情奔放，凭着自己的水平，真正是自由地写，思想自由地驰骋。当年的暹华报刊很多家，除了反动的一两家之外，其余几乎都有我不同笔名的作品。象这么畅所欲写而人家又欢迎发表的情况以前也有过，那是1942年南委出叛徒之后，党组织为我化名卢植三转往潮阳县教书期间。这后先两次都是我锻炼写作的绝好机会。归国初期也还写了一些，因为自己编的是党报副刊，重在工农兵作品，我就随便写个笔名投寄给当年的《星华日报》。随着阶级斗争的脚步，人们时兴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等名堂来目人，我就一心编好副刊、扶植工农兵作品去罢。我的散文连同诗作也就几乎绝种，要写也写不出来了。当然，后来奉命转行干戏曲工作，20年中，我是写过不只几十篇业务需要的剧评文字的，但我没有保存。保存的只有1953年在报社工作，被邀参加一次潮剧整理传统剧目座谈会的发言，就是书里的《我看〈李唔直撬水鸡〉》。因为这篇东西是我的心声，与同志们的意见相左而留作存照的。

综观五个篇目的文字，港泰时间只是全书60年的7%，而作品却占书的一半，31篇8万多字。而归国至离休的35年间，又正是我精力最旺盛之年的“归来岁月”，作品却只能拿出13篇2万多字，占60年16万字的1/6。还不及1984年离休至今15年间的“故人旧事”11篇3万多字。从时间、作品一对照，老年还比壮年多写了一倍以上，这怎不教人感慨良多啊！

闲话就扯到这里吧。回头来补说“成田木刻”这个篇目。木

刻是鲁迅先生生前提倡的，也是当年时兴的艺术形式。抗战物资奇缺，内地报纸无法制电版，木板刻成就可直接拓印，也可拼进铅字版里做插图印了出来，起宣传抗日的的作用。我是为这个而大胆学刻的。作品太稚嫩了。本书《面对马章的版画而想起的》文中有谈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辟下这个篇目，是为了纪念那抗战的岁月和当年在成田学校共同奋斗的师友们！

1942年下学期，我到潮阳成田乡田中央中心学校任四科（图工乐操）教员，就在这学期里刻下了这12幅版画（还有海鸥同志在泰国等的诗里和本书序文里一再提及的《纤夫》——惜已丢失——可知当年就不止这12幅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刻了。不是躲避缉捕，就是上山打游击，抗战后又疏散出香港，不说原版，就连一页拓片也没留下。事隔50年后的1993年，离休干部马章从南京军校回成田探亲，竟在老家发现了我与他当年的拓片，他如获珍宝，请人精心复制，还专程连同原拓片带来送我。这深情这厚谊，我怎能不在本书中保留下来呢？

这次出书，一方是儿女们建议，一方是老朋友鼓励支持，十分感激！谨以此书送给亲友们留念。

卢 煤

1999年12月29日夜草



作者（2000年2月摄）



作者（右2）与《真话报》总编辑卓杨（后立者）、诗人林紫（右1）、作家陈迅之（左2）等六人摄于泰京是乐园。（1946年12月）



作者（1947年摄于泰国）



作者（前蹲者左1）与泰国孔敬华侨学校的学生们。（1947年12月15日）



作者（后排右5）与网贯学校的老师们（1948年10月17日摄于越萨鲁）



作者（右）、作者夫人秦励文和秦士南摄于泰国红涂我育英学校。（1949年3月20日）

目 录

文如其人证平生

——《随笔六十年》 张海鸥 I

自叙 VII

成田木刻 1

新闻所见 3

过浅滩 3

无米之炊 4

现实 4

敌机翼下 5

修路 5

最后一担 6

喝杯苦酒 6

文光塔 7

惠州所见 7

锤炼 8

掠螺 8

潮汕烽火 9

夜 11

英雄 13

女儿 14

笈 16

生存和死亡	17
浑浪与鱼	19
书	20
熨斗	21
诗三首	22
女友	24
疾恶如仇	27
我们需要批评	28
我是辞退了	30
 港泰随笔	 37
海	39
花朵	41
盼望	43
寒冷的考验	45
为了真理的缘故	47
西南风正浓的时候	49
悼杰人	52
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他的作品	55
风波	60
四年后的事	69
读《评生产三部曲》后记	72
新地木刻展览杂谈	76
富良江畔的种子	80
代我慰问那些人	83
斗鸡	88
琴音	90
雨及其他	94
信	98
夜情及其他	100

是不是看破了红尘·····	103
夜半牛车声·····	106
人鬼神·····	108
秋收·····	111
在糟粕里聊日子·····	116
心底诗·心底歌·····	119
车过龙仔厝·····	121
一天·····	123
祝福，流浪的孩子们·····	126
儿童节谈教师·····	128
浮沫·····	131
那一代·····	138

归来岁月·····	155
别了暹罗·····	157
崇高的灵魂·····	164
警报响的时候·····	170
借牛·····	173
多写新人新事的文艺作品·····	176
我看《李唔直撬水鸡》·····	180
偶而想起·····	183
过滴沙雨亭·····	185
西岭散歌·····	187
致沈吟·····	189
车驮我来到这海滨林廊·····	190
一丈葫芦藤·····	191
记韩纵的《军中文艺》·····	197

故人旧事·····	205
想起了廷嫂·····	107

在那椰林深处·····	212
写在《曼谷天空下》付梓的时候·····	216
一路锣鼓送丹木·····	218
故人旧事三题·····	219
好呵，泰华文学·····	226
茶余日记钞·····	231
缅怀韩江纵队的陈健生医生·····	235
面对马章的版画而想起的·····	244
《钟陵自选集》序言·····	247
抗战后期潮汕的报纸副刊·····	250
 编后·····	 255